

对布洛克多重意识理论的批判与语境重构^{*}

魏屹东 孔佳仪/文

提 要: 意识是当前哲学和科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何为意识, 这成为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中的核心问题, 也构成了各种心身问题说明的基本问题。布洛克将意识分为现象意识 (P-意识) 和存取意识 (A-意识), 并通过盲视例子详细说明了为什么意识不是一个单一概念, P-意识和 A-意识为什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识。这种对意识的多重划分是否合理, 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不过, 多重意识理论是有其合理性的, 至少可将我们从有意识一无意识的二元划分中解脱出来, 但其依旧存在不足, 还需借助认知神经科学来完善。语境同一论可提供意识的一种合理解释, 即谈论意识必须明确它的指称和语境, 这至少可避免意识在概念上的混乱。

关键词: 布洛克; P-意识; A-意识; 盲视; 语境同一

中图分类号: B815.3 **文献标识码:** A

意识作为极具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概念, N. 布洛克 (N. Block) 认为, 它是一个混合概念, 涵盖了多种不同类的意识, 但种种意识往往被捆绑在同一个意识概念之下而不加区分。如果我们将这种混合的意识概念视为单一的意识概念, 那就会导致我们对意识问题解析的混乱。^①这就需要对意识进行分类, 如同对原子和分子进行区分一样。

布洛克将意识分为两类: 一类是现象意识 (phenomenal consciousness) 或 P-意识, 它是现象性的经验和感觉, 包括视觉、听觉等各种经验, 以及疼痛、痒、冷热等感觉; 另一类是存取意识 (access consciousness) 或 A-意识, 它是指主体能以某种特定方式通达或访问其内容的意识状态, 更准确地说, 是那些可为主体用作报告、有意识推理以及控制行为的心智状态, 例如我们的信念。^②布洛克不仅对意识做了明确的区分, 同时也坚持两类意识之间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学认知的适应性表征研究”(项目编号: 16AZX006) 的阶段性成果。

① Cf. N. Block, “Concepts of Consciousness”, in *Philosophy of Mind*, D. J. Chalmers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06 – 208.

② Cf. N. Block, “On a Confusion About the Function of Consciousnes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8 (1995): pp. 227 – 247.

可相互作用。问题是，这种划分合理吗？即使合理，两种意识如何相互作用？在特定语境中是同一的吗？这些是本文要探讨和解答的问题。

一、P - 意识和 A - 意识的划分合理吗？

法国哲学家 U. 克里格尔 (U. Kriegel) 在《意识种种》中提出了一个一般性问题：究竟有多少种自成一类的、不可还原的、最为基本和原始的现象学可被我们用于描述意识？^① 意识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或精神现象，用实体思维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比如人们通常会追问，意识是物质的吗，有对应的实体吗？如果不是，实证科学如何来说明？

布洛克不是通过实证科学方法说明意识的，而是通过同义词类比方式对 P - 意识做出解释的。布洛克认为，P - 意识就是经验，其属性是经验属性，其状态是经验状态。说一个状态具有 P - 意识，就是仅当这个状态具有经验属性之时，也就是说，我们拥有某一个状态的全部经验性质就是“它是什么样的”(what it is like)。布洛克试图通过同义词类比例子来说明当我们看到、听到、闻到、尝到，或觉得痛苦时，我们就会有 P - 意识状态。在他看来，P - 意识的属性不仅包括感觉、感受和感知的经验属性，同时也包括了思想、欲望和情感，也就是说，意向内容的差异往往会导致 P - 意识的差异，而 P - 意识的差异往往会造成有意识的差异。布洛克将此视为 P - 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从左边传来的声音和从右边传来的声音是不同的。

布洛克提出的最具争议性的观点是，P - 意识属性不同于任何认知性、意向性或功能性属性，P - 意识绝不能被还原到认知、意向或某种功能，比如我脚痛不能还原为我思考脚痛的状态。他借助著名的“解释鸿沟”(explanatory gap)说明了这一点。“解释鸿沟”这个概念源自 J. 莱文 (J. Levine) 的《唯物主义和感受性：解释鸿沟》，其意思是从主体视角经验到的心理状态属性并不能从外在的科学视角得到还原，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在的科学视角与内在的现象经验视角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② 按照布洛克的想法，即使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将神经振荡作为感官意识的神经基础，但却没有任何一种合适的概念可以让我们解释清楚为什么这种振荡是这样一种现象意识状态而不是另一种的神经基础，或者为什么振荡就是一种现象意识状态的神经基础，而不是一种现象性的无意识状态。布洛克得出结论，人类到目前为止在意识问题上的大量混乱的产生，就是因为把 P - 意识和其他意识现象混淆在了一起。

根据布洛克的这种看法，A - 意识表现为直接受理智或理性控制的行为，是最容易与 P - 意识混淆的一种非现象性意识概念。布洛克将 A - 意识定义为“为控制言语、推理和行动做准备的”，即：说一个状态是具有 A - 意识的，就是说它是被准备用来直接理性地控制思想和行动的。这意味着 A - 意识可用于推理和直接有意识地控制行动和言语，所以对布洛克来说，A - 意识的“可报告性”(reportability)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可报告性”往往是 A - 意识的最佳实践指南。A - 意识的例子包括思想、信仰和欲望，是具有由“that”子句所限定的表征性内容的状态，比如草是绿色的思想 (the thought that grass is green)。

^① Cf. U. Kriegel, *The Varieties of Conscious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② Cf. J. Levine, "Materialism and Qualia: The Explanatory Gap",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64 (1983): pp. 354 - 361.

布洛克自己后续补充了其初始定义中的一个缺陷：根据他对两种意识的区分，会呈现出 A - 意识是意向性的，P - 意识是现象性的这样的结果。这就使得 P - 意识和 A - 意识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意向的基础与意向本身之间的关系。布洛克在这里使用了“传播”（broadcast）这个概念来处理这个问题。^① 他从三个主要方面区别了 P - 意识和 A - 意识：第一，P - 意识的内容是现象性的，而 A - 意识的内容是具象性的；第二，A - 意识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因此其内容是系统性的，也就是说，使某种状态具有 A - 意识的东西，是它的内容在系统中的表现；第三，存在着种种 P - 意识类型或某种状态，例如，如果疼痛感是一种 P - 意识类型，那么每种疼痛都必须有这种感觉。如何利用“传播”这种方式将 A - 意识和 P - 意识联系在一起呢？布洛克给出的最佳答案就是 P - 意识的内容本身——什么样的 A - 意识内容直接取决于什么样的 P - 意识内容。A - 意识可以在 P - 意识的背景下出现，比如“我意识到我头痛”，是头痛让我意识到这种状态。因此，A - 意识通常是与认知神经科学中使用的“有意识”“觉察到”等词语相关的意识。由此布洛克得出结论，A - 意识状态必然是可传播的，因为 A - 意识状态必须始终被 P - 意识状态所影响；相反，P - 意识有时是可传播的，有时却是不可传播的。于是，P - 意识可以是意识，而意识不必是 A - 意识。但同时，A - 意识一定是一种意识，即使它需要寄生在 P - 意识的概念上。布洛克将 P - 意识比作一座大楼里最基础的水泥地板，将 A - 意识比作水泥地板上所铺的拼花地板，也就是说，拼花地板也是一种地板，尽管它需要建立在另一层的水泥地板之上。

在我们看来，这种意识的区分意味着，P - 意识是基本意识，A - 意识是基于 P - 意识的衍生意识，没有 P - 意识也就不会有 A - 意识。这与没有感性经验（对应于 P - 意识）就没有理性认知（对应于 A - 意识）几乎是一个意思，也与有意识和无意识（潜意识）的区分差别不大。因此，将意识分为 P - 意识和 A - 意识意义不大，但意识是多重现象则是合理的。

二、盲视现象说明了多重意识理论吗？

布洛克用“盲视”（blindsight）现象来论证他的多重意识理论，我们看看这是否必然是充分的。

所谓“盲视”就是“视而不见”，常常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司机在驾驶途中接听电话，当前面汽车的刹车灯亮起时，接听电话的司机很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才会反应过来踩下刹车，即使他的眼睛从始至终都一直看着前面的车辆；当一个人全神贯注于某种娱乐活动时，他往往不能第一时间察觉到其他人进出房间或和他说话。盲视现象包括非生理性盲视和生理性盲视，非生理性盲视现象包括变化盲视（change blindness）和非注意盲视（inattention blindness）。变化盲视是指视觉场景中的某些变化没有被观察者注意到的一种心理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场景中的障碍物、眼球运动或缺乏注意力等；非注意盲视是指一种注意检测失败的现象，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参与到某件事情中，从而忽视了与任务无关的物体，即便这些被忽略的物体是非常突兀的。最著名的非注意盲视实验

^① Cf. N. Block, “How Many Concepts of Consciousnes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8 (1995): pp. 272 - 287.

来自于心理学家 D. J. 西蒙斯 (D. J. Simons) 和 D. T. 列文 (D. T. Levin) 在 1997 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问路实验: 一个陌生人被实验人员问路, 当被问路者正要告诉实验人员时, 一群人从被问路者面前经过并挡住了被问路者的视线, 当那群人走开后, 被问路者才又看到那个问路的实验人员。但事实上, 问路的实验人员已经换成了另一个人。然而, 15 位被问路者中有 8 位都没有发现问路的实验人员换了。^①

生理性盲视现象包括 I 型和 II 型。^② 生理性盲视是指某些因大脑损伤而失去一定视力的人, 却能在无意识中对他们盲区内的事物做出一定程度描述的现象, 其中的 I 型生理性盲视患者声称自己看不到盲区内的任何物体, 但对这块区域内物体的位置或运动类型做出的判断要远远高于随机猜测; II 型生理性盲视患者声称自己能够感受一些物体的运动, 却对这些物体运动的区域范围没有视知觉。生理性盲视多见于医学临床, 临床表现为患者的眼睛器官完好, 但因视觉皮层的某块区域受到损伤, 导致患者无法看到某个区域。

布洛克将他的多重意识理论与这两种盲视现象相结合, 试图区分混合意识概念中的 P-意识和 A-意识。对于多重意识理论与非生理性盲视的关系, 我们可以想象一种具有 P-意识的动物, 但它的大脑已有损伤, 并不具有推理中心和行动的理性控制, 从而阻止了其 A-意识的产生。从概念上看, P-意识系统和 A-意识系统的神经基础显然是不同的, 而如果它们是不同的, 那至少从概念上讲, 就存在一个系统可能受损, 另一个系统工作良好的情况。让我们设想一个场景: 假设一个人整个上午都在进行紧张的交谈, 突然这个人意识到, 窗外从早上开始就一直有一个发出巨大噪音的气动钻头在挖掘街道。人们可能会说, 这个人其实一直都知道窗外有噪音, 但直到中午时分他才有意识地察觉到。如果将此场景按照布洛克的多重意识理论进行说明, 这个人一直对噪音有 P-意识, 但直到中午, 他才既有 P-意识又有 A-意识。这个案例涉及“意识”(consciousness) 和“觉知”(awareness) 的使用——A-意识表现为“意识”, P-意识表现为“觉知”。“意识到”和“觉知到”或多或少是同义的, 如果把最初的 P-意识称为“觉知”, 也就很自然地把后来的 P-意识加上 A-意识称为“意识到觉知”。

布洛克试图通过非生理性盲视的例子说明区分 P-意识和 A-意识的必要性。在他看来, 所有非生理性盲视的例子都是典型的缺乏 A-意识的 P-意识, 涉及对 A-意识、P-意识的“意识”和“意识到”的自然使用, 而这种缺乏 A-意识的 P-意识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意识”或“潜意识”。当我们全神贯注于某件事情时, 我们意识到的事情要远远小于我们能意识的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的 A-意识能应付和分析的只是某些特定的、有限的 P-意识。如果我们将意识这个概念看作一个整体, 那就意味着我们面对非生理性盲视情境时, 就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当非生理性盲视现象发生时的个人是有意识的, 要么是无意识的。通过将混和的意识概念区分为 P-意识和 A-意识, 布洛克给出了另一种全新的选择——当我们说一种状态是“有意识”时, 这种状态既可以是 P-意识和 A-意识俱全的, 也可以是只具有其中之一的。非生理性盲视现象是与注意力集中与否紧密相关的, 当我们集中注意力时, 周围的噪音好像消失了, 这可能是过度注意掩盖或关闭了听觉通道, 从而使我们对所发生的噪音听而不见。如果是这样, P-意识和 A-意识的区分就是可有可无的,

^① Cf. D. J. Simons & D. T. Levin, "Change Blindnes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 (1997): pp. 261-267.

^② 参见范毅强《变化盲视研究的历史与演进》,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7, 第 86—101 页。

因为注意是有意识状态，但不一定是认知状态，如沉思和推理，而认知状态并不一定会显现为现象意识，如头痛、发痒。

对于多重意识与生理性盲视的关系，我们以视觉处理第一阶段的初级视觉皮层中有脑损伤的患者为例。临床表现为患者眼睛器官完好，但视觉皮层的某块区域受到损伤，导致患者无法看到某个区域，例如他们不会避开那个区域内的障碍物。这些患者的视野有“漏洞”，但若实验者在这些漏洞中闪现刺激并询问患者闪过什么，患者虽然声称什么也看不到，但通常可以高精度地猜测或选择在两个位置之间闪现的是“X”还是“0”。再比如，患者表示根本看不到盲区内的线条，但当医生让其仅猜测线条方向时他们又表现出了极高的正确率。患者对线条方向、颜色、形状等简单属性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能力，但对于更加复杂的属性患者似乎就无能为力了，例如文字、具体的事物等。所以，布洛克举出的生理性盲视的例子是一种无法进入意识却又能影响行为的一种知觉过程。

布洛克认为，生理性盲视是一种不同于非生理性盲视的无意识现象，一种典型的缺乏A-意识的P-意识现象。患者眼睛器官完好意味着患者的P-意识获取无碍，但因视觉皮层的某块区域受到损伤，使得患者缺乏某种“意识到P-意识的觉知”，最终导致患者无法看到某个区域。他将生理性盲视现象比作一种现存的、非常有限的“部分哲学僵尸”。在认知哲学中，“哲学僵尸”这个概念最早可追溯到笛卡尔，他认为动物就是只有物理性躯体而没有心灵的“自动机”(automate)，后来D. J. 查尔莫斯(D. J. Chalmers)在模态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哲学僵尸论，这种“哲学僵尸”是一种假设的存在物^①。按照布洛克的多重意识理论，这是一种用来假设即使缺乏A-意识但P-意识依旧存在的非常好的例子：哲学僵尸能表现出一切人类所具有的物理属性，包括身体状况、功能表现和行为方式等，但它实际上没有“意识”。在布洛克看来，哲学僵尸缺乏的这种“意识”正是A-意识，因为“哲学僵尸”是一种在物理功能上与我们人类完全没有区别却缺乏主观意识经验的存在物，也就是说，“哲学僵尸”永远意识不到自己意识到的P-意识，而这种意识到P-意识的机制隶属于A-意识的机制。

为了进一步说明P-意识和A-意识，布洛克又设想了“超级盲视”(super blindsight)现象。他假设一个部分失明的患者可被训练成能随意自己提示自己猜测盲区内的情况，患者盲区里的视觉信息只是以仅知道客观消息而没有任何主观知觉经验的方式进入其思想：比如，他知道他的盲区有一个“X”，但不知道“X”的字体。在超级盲人自己恢复视力后，他自己对比了从视觉上了解的他盲区中的“X”和从他视力领域中的“X”，声称“体验后的感觉是两者有点像，但后者不是前者”。这是通过视觉体验和客观认识之间的区别知道的。在布洛克看来，“超级盲视”例子的关键在于，一开始超级盲视患者仅仅依靠客观信息和自我提示猜测出盲区中存在“X”时，患者对于这个X的主观感受是有A-意识但缺乏P-意识，所以当他恢复全部视力后，再次看到“X”时才会觉得看到的后者感觉和前者感觉不一样，因为恢复了全部视力的超级盲视患者再看到“X”时，是既有P-意识又有A-意识的。可惜这种现象仅仅是“思想实验”，并没有得到临床验证。

^① Cf. D. J. Chalmers, "What Is a Neural Correlate of Consciousness?", in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 Empirical and Conceptual Questions*, T. Metzinger ed., MIT Press, 2000, pp. 17-40.

三、对布洛克多重意识理论的批判

布洛克的多重意识理论自1995年发表以来，在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但批判多于赞成，论证方式也值得质疑。

1. 阿姆斯特朗对多重意识的批判

D. M. 阿姆斯特朗 (D. M. Armstrong) 赞成布洛克对复杂意识进行区分，但对这种二分法的依据和解释提出了质疑。在阿姆斯特朗看来，P-意识只是被还原为一种觉知意识，一个获取有关主体身体和环境的更详细的、非语言信息的过程，而A-意识只不过是一种本质上旧式但形式更加精致的内省而已。^①

首先，阿姆斯特朗质疑布洛克否认P-意识是一种认知、意向或功能性属性的观点。在阿姆斯特朗看来，P-意识的核心是知觉，而知觉的本质是命题，是感知或错误感知某物具有某种属性，或者某事物以某种方式与另一事物相关。虽然知觉是命题的或具象的，但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非感性思维和信仰的具象系统，所以这里的“命题”一词绝不是暗示P-意识和语言相关。阿姆斯特朗肯定P-意识包括身体感觉，同时也认为P-意识是一种身体知觉或本体感觉，与感知和某种情感的身体感觉紧密相关。正如布洛克所认识到的那样，P-意识的形式被思想和信念彻底渗透，这表明P-意识在本质上是具象的，所以P-意识可产生一个有关窄领域的非常详细的信息或错误信息，如我们自己身体的当前状态及其当前环境。

其次，阿姆斯特朗彻底否认布洛克对A-意识这个术语的解释，认为所谓的A-意识的本质不过依旧是传统意义上的内省。阿姆斯特朗质疑布洛克的A-意识通达的对象，在他看来，如果说A-意识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反馈，就像是说拥有大脑的哺乳动物至少有一定的内部计划能力，而这种内部计划能力不会在没有当前状态的反馈情况下发生，因为没有信息内容的行动是盲目的——但这就意味着A-意识变成了一个无用的术语，因为这种提供了反馈的意识在传统上我们称其为内省。

再次，阿姆斯特朗提出了自己对于P-意识和A-意识的区分方法，那就是根据A-意识和P-意识执行的不同任务来区分。阿姆斯特朗引入了与目标相关的相对模糊和不确定的概念：如果有人想要一块肉，那无论大小如何，只要他得到的是一块肉即可；如果一个人想要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这其中有无数的略微不同的方法，但只要他最终抵达即可——在物理动作开始之前，我们的意愿无需在各种方法之间做出决定，我们的这种意愿就是A-意识。相反，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我们的信息必须是准确的：我们需要确切地了解事情是如何发展和完成的，因此我们就具有了特殊的P-意识。这意味着布洛克的P-意识不过是一种特别详尽的表征性内容。

2. 丹尼特对多重意识的批判

D. 丹尼特 (D. Dennett) 对布洛克区分A-意识和P-意识过分依赖觉知提出批评。布洛克认为自己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意识，都可在内容丰富性和影响程度这两个粗略的量化标题下被分类，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其他人把两种或多种意识“混为一谈”，而是他自己把

^① Cf. D. M. Armstrong, "Perception-Consciousness and Action-Consciousnes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8) 2006: pp. 247 - 249.

程度上的差异夸大为想象中种类上的差异。如果有人和布洛克一样开始认真面对这种差异，那么他们必将面对一系列的陷阱和问题。^①

丹尼特对布洛克的批判是以他的多重草稿意识理论为基础的。根据多重草稿意识理论，我们大脑中存在的是平行运行着的多条解释线索或解释方案，这些线索和方案就像是各种各样不成熟的草稿，一起动态地运行着，这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我们的大脑思维活动从来都不是线性的，各种意识活动之间，各种观念之间也从来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另一个是我们的大脑中从来不存在一个被称为“自我”的中心。^②在丹尼特看来，布洛克仅根据内容丰富性和影响程度这两点就对意识做出多重划分的做法显然是幼稚的，因为主体关于感知世界的信息如此之多，有太多的意识仅仅是简单的数量或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质上的差异。各种繁杂的意识信息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草稿，单个草稿中的哪一个都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每个草稿的意义，既取决于不同草稿之间的竞争，又取决于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丹尼特以布洛克所举的盲视例子展开了对多重意识区分的反驳。布洛克将生理性盲视现象看作缺乏 P - 意识的 A - 意识，由于某种意识在生理性盲视患者的视野中消失了，所以必然有某种意识具有了某种功能，使得生理性盲视患者的大脑中呈现的信息能用于推理、报告和理性地指导行动。然而丹尼特认为，如果可以训练生理性盲视患者将盲视的刺激视为自我暗示或提示，那么就等于恢复了某种程度的生理性盲视患者对盲区的意识，此时这种生理性盲视的经验和正常视力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生理性盲视患者从盲区内获得的意识内容比拥有正常视力的人相对贫乏。但这种“相对贫乏”并不是感受性缺乏或布洛克所说的“P - 意识缺乏”，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轻易接受盲视患者在没有任何意识（用布洛克的术语说是所有 P - 意识）的情况下“只是猜测”。而布洛克进一步使用的思想实验“超级盲视”也不过是在讨论基本相同类型的假想的病例，并且也是从一开始就宣称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毫无条件地相信患者所说的一切。也就是说，布洛克所举的盲视例子从一开始就错了，他完全忽略了生理性盲视患者可从视域内获得信息，没有设想生理性盲视患者的视域和盲区之间可能存在着可相互提醒或补充的信息，同时也从来没有考虑过生理性盲视患者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状态甚至说谎的可能。

3. 泰伊对多重意识的批判

M. 泰伊 (M. Tye) 是布洛克的支持者，他不仅赞同布洛克将意识视为一个混杂的概念，同时也赞同他将 P - 意识和 A - 意识分类的说明基础。但同时，他也对布洛克的生理性盲视例子提出了批判。

在生理性盲视例子中，当我们问为什么口渴的失明患者不能在他的盲区里拿一杯水时，一个简单的答案是，患者对盲区缺乏意识。布洛克称，这个答案太过仓促，无法区分需要保持清晰区别的两种意识——P - 意识和 A - 意识。他认为有一个很明显的解释，那就是为什么患者不伸手去拿杯子，因为盲区中关于杯子的信息，缺乏推理和合理控制语言和动作的机制，即 A - 意识的机制。这个回答表面看似是合理的，但为什么有关这杯水的信息无法进入属于 A - 意识的机制？这必须得到解释。对于相信布洛克所定义的 P - 意

^① Cf. D. C. Dennett, "The Path not Take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8) 1995: pp. 252 - 253.

^② 参见严春友《丹尼特多重草稿理论的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识的人来说，最明显的答案就是，在生理性盲视患者的盲区中，P-意识是不存在的。对于布洛克而言，P-意识是先于概念存在的经验，不涉及执行系统，也就是说不涉及A-意识。因此，我们无法合理地假设P-意识的缺失是因为有关P-意识的信息无法到达A意识的机制。^①

与此同时泰伊也指出，如果我们从相反的解释入手，假设盲域中缺失的不是P-意识，而是A-意识呢？泰伊认为这种相反的假设也完全无济于事。根据布洛克对A-意识的定义和划分，A-意识只是某种存取信息的途径。如果说信息的存取被阻止或丢失，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信息无法到达A-意识。所以，假设生理性盲视患者的盲区内缺乏的是A-意识，也只是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无意义地兜圈子。进一步说，如果盲区内缺失的既不是P-意识也不是A-意识，那究竟盲区内缺失的是什么？泰伊认为，布洛克的多重意识理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这恰恰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概言之，阿姆斯特朗、丹尼特和泰伊对布洛克多重意识的批判都具有其合理性，对复杂意识现象需要做区分的观点也得到普遍认同，争议多集中在布洛克如何划分多重意识的种类及其划分方式上。布洛克本人在之后十余年中也陆续针对多重意识理论的批判做过回应，但他依旧坚决反对意识的副现象论，同时对P-意识和A-意识的具体定义做出让步，并开始根据多重意识的划分更加关注无意识状态的归因。^②

四、意识概念的语境重构

从上述阿姆斯特朗、丹尼特和泰伊对布洛克的多重意识理论的批判可知，对意识做出现象和存取这种二元区分是有问题的，盲视案例也未能充分说明这种区分的合理性。在我们看来，这是关于意识概念和其表征对象的分类和澄清问题。根据语境同一论，任何概念都有所指和其语境，所指是其指代的对象，语境是其语义域或意义限制边界。^③ 意识作为一个概念，它一定是有所指的，不论其所指物是实在的还是非实在的，是可观察的还是不可观察的，是可感知的还是不可感知的，其指称在特定语境中应该是明确的。语境限定了，指称明确了，意义才能确定，这就要求意识概念必须是处于特定语境中的，因为我们是使用某种语言来说明意识现象的。具体说，当我们谈论意识时，必须指明是在何种语境中，如大众心理学、心灵哲学还是认知科学、神经动力学。在不同的学科语境中，意识的含义是有差异的，比如传统认知科学是排除意识概念的，因为意识现象难以操作难以证实；即使是在当代具身认知科学中，意识也被认为是与情绪和身体活动密切相关的经验现象，其本质在根本上是以环境中由知觉引起的经验为基础的。^④ 在神经动力学中，意识过程贯穿了大脑—身体—世界

① Cf. M. Tye, "Blindsight, Orgasm, and Representational Overlap",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8 (1995): pp. 268 - 269.

② Cf. N. Block, "Poise, Dispositions, and Access Consciousness: Reply to Daniel Stoljar", in *Blockheads! - Essays on Ned Block's Philosophy of Mind and Consciousness*, Adam Pautz & Daniel Stoljar eds., The MIT Press, 2019, pp. 537 - 544.

③ 参见魏屹东《语境同一论：科学表征问题的一种解答》，《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④ Cf. R. W. Gibbs, Jr., *Embodiment and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63 - 265.

的各个部分，而不只是限于头部的神经事件。^① 在心灵哲学中，意识概念因缺乏科学事实而显得模糊，正如布洛克指出的那样。

从表征的视角看，我们认为意识概念要有所指或有意义，它就必须与其所指物在特定语境中形成表征关系，也就是意识指代或表征什么。意识概念之所以模糊，就是因为它的指代不明，分类不清。布洛克之所以对意识进行区分，就是因为他认识到了这一点。从经验感知和认知思维的维度看，布洛克的 P - 意识其实就是经验意识，也就是感受特性，比如我牙疼，我头皮发痒等；A - 意识就是认知经验或思维体验，诸如我知道，我相信，我思考等信念状态。这两种意识都具有具身性（embodiment），即与活的身体相关，这是众所周知的生物自然主义和具身认知的观点。如果我们的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 P - 意识就是经验语境中的表征关系，即它指称各种感觉和情绪，A - 意识就是认知语境中的表征关系，即它指称各种思想和观念。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现象学特征明显，后者现象学特征隐晦。这就是至今仍在争论是否存在认知现象学的原因所在。

在我们看来，经验意识是传统现象学包括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梅洛 - 庞蒂的感知现象学侧重探讨的，而认知经验则是认知现象学要侧重探讨的（尽管认知是否具有现象特性还存在争论）。经验意识的指称在特定语境（经验语境）中是明确的，如我头痛，就是我的经验意识指代了头痛，或者表征了头痛，即我感觉到我头痛。认知意识的指称在特定语境（认知语境）中也是明确的，如我在计算（推理），就是我的认知意识指代了计算经验，或者表征了计算，即我知道我在做计算。这样一来，意识在特定语境中在表征意义上就是明确的，此时对意识做不做区分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经验意识和认知意识都是意识，只是认知程度或类型不同罢了。因此，意识在神经科学层次是全局性的（遍及神经系统），即它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大脑区域；在心灵哲学层次是整体性的，即它是整个人包括脑和身体的涌现属性。意识就如同“水果”概念，是一个大类，苹果是其中一个小类，只要我们指明“这是苹果”，自然就属于水果了。这是大概念包含小概念的问题。意识就是大概念或类概念，各种经验和各种认知方式是小概念或具体概念。这种大小概念的区分在特定语境的表征关系中是明确的，如同生物学中的生物分类。总之，在我们看来，任何概念的模糊不清都是因为其语境和指称不明造成的，意识概念也不例外。只要语境和指称明确了，意识概念的模糊问题就消解了。这就是概念表征或指代的语境同一性。

进一步讲，根据语境同一性，意识概念 A 要指代或表征相应的意识现象 B，A 的语境与 B 的语境要同一，即意识概念与所指物或现象必须在同一语境中，比如我头痛，其潜台词是“我意识到”头痛。“我意识到”是语言表达，头痛是实际发生的现象，其中的“我”知道何为“头痛”。这与塔斯基的 T 语句（“雪是白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我意识到”（此时此地）的语境，与实际头痛发生的情境（语境）是同一的。这是现象意识的例子。再举一个认知经验或存取意识的例子——我在思考心身问题，其潜台词是“我意识到我在思考心身问题”，“我在思考”的语境（我是哲学工作者）与“心身问题”的语境（了解心身问题的理论）应该一致，也就是知道什么是心身问题。假如“我”没有哲学背景，当然不知道何为“心身问题”，“我”的认知语境与“心身问题”的知识语境就

^① Cf. E. Thompson & F. Varela, “Radical Embodiment: Neural Dynamics and Consciousnes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5) 2002: pp. 418 - 425.

不是同一的。所以，对一个特定问题（特别是抽象的科学和哲学问题）来说，确定它的特定知识语境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比如，不知道或不懂得现代物理学理论（理论语境）而声称推翻了相对论（特定问题如光速不变）就是可笑的事情。

这两类例子充分说明，意识概念和意识现象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前者指语言表达，是表征工具，后者指实际发生的事实或现象（可感知或不可感知），是被表征对象。由于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都需要语言说明，所以它们的语境同一性就是必须要保证的。只要意识概念所表征的意识现象在特定语境中是明确的，意识的模糊问题在表达和理解的意义就消解了。当然，澄清意识的概念不等于解决了意识问题，也不等于消解了意识的难问题。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尽管我们最终能否对复杂的意识问题进行科学研究仍是有争议的，但是从语义上澄清意识概念还是十分必要的，毕竟概念不清会导致实际研究误入歧途，比如化学中不区分原子和分子概念，原子量的测定就不会精确。同样，意识和觉知等相关概念不加以区分，意识的研究就会遇到麻烦。

五、结语

意识的确是一个复杂且模糊的概念，需要区分和澄清。布洛克通过盲视例子巧妙地区分了P-意识和A-意识，使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到这两种不同的意识相辅相成又相互区分的状态。通过非生理性盲视例子，我们发现，感知和认知的产生并不必然需要现象意识存在，用布洛克的话讲，就是P-意识的存在并不必以A-意识的存在为前提：当非生理性盲视现象发生时，我们的眼睛“看了”却“看不到”，这说明人脑中对应各个感觉的初级皮层可以因感知到刺激物而变得活跃，但这样的感知可以是自动的、无意识的，也就是不被人所察觉的，但由于大脑皮层的活跃，无意识的感知却可以影响人未来短时间内的相关行为。通过生理性盲视例子，我们看到，盲视患者因大脑初级视觉皮层（V1）受损，视觉信号无法传递，他们在其盲区内“看不到”任何东西，但当一个他们表示“看不到”的提示出现，并将他们的注意力导向一个地点时，他们却能迅速地对那个地点的目标做出反应，我们发现注意力可独立于意识存在，用布洛克的话来讲就是A-意识的存在并不必以P-意识的存在为前提。

意识是否是一个混合概念，是否需要区分，盲视现象能否说明，通过审视对布洛克多重意识理论的各种批判，以及布洛克P-意识和A-意识在盲视现象解释上依旧存在的不充分性，我们看到：布洛克的多重意识理论是有新意的，至少将我们从“要么是有意识的状态，要么是无意识的状态”的观点中解脱出来，但他的多重意识理论依旧存在着种种异议——区分P-意识和A-意识的根据是不完善的，对两种意识又是如何互动的解释也是不清晰的，对盲视例子的解释和运用也建立在他自己多重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有循环论证之嫌），而且运用思想实验进行论证更是缺乏科学依据。所以，布洛克的多重意识理论还需要更多强有力的论证和更加精细谨慎的区分，尤其用生理性盲视例子区分两种意识时，还需要更多的神经科学证据的支持。在表征的意义上，我们认为，从语境同一论解释意识概念和意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澄清意识问题上的各种争论，并给出适当合理的解释，因为使用语言的我们对任何自然现象的解释和理解都不可能脱离特定语境。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责任编辑：王 喆）

Parfit's Objective Moral Philosophy

Zheng Chang & Ren Chou

There are competing normative positions in the field of moral philosophy. Parfit believes that the deeply rooted cause of these differences li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moral normativity. In order to avoid these differences leading to moral nihilism, it is a necessity to re-examine moral objectivity. Parfit opposes moral subjectivism based on desires and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 and supports moral objectivism. Starting from the objective viewpoint about personal identity and taking objective reasons and cognitive rationality as his logical support, he has reformed the three mainstream moral theories, namely, Kant's Deontology, Scanlon's Contractualism as well as Consequentialism, aimed at getting the Triple Theory and the Optimific Principle. Although Parfit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us with objective moral norms and bridging the gaps among moral disagreements, his thoughts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Moral objectivity implies a certain degree of normativity. Parfit has emphasized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of moral normativity, but neglected its motivation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There is always a great tension between moral objectivity and practical rationality. In our moral practice, we must not only be guided by objective facts or values, but also weigh the complicated circumstances faced up by particular moral agents. By exercising rational reasoning capacity through appropriate cognitive processes, we can ultimately accomplish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A Critique and Context-Reconstruction of Block's Multiple Consciousness Theory

Wei Yidong & Kong Jiayi

Consciousness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s in current philosophy and science. What is consciousness? This is the core ques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a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the foundation of all kinds of mind-body problem explanations. N. Block divides consciousness into phenomenon consciousness (P-consciousness) and access consciousness (A-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example of blindsight, Block analyzes in detail why consciousness is not a single concept, and why P-consciousness and A-consciousness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consciousness. Whether this multiple division of consciousness is reasonable or not has been disputed by scholars. However, Block's theory of multiple consciousness has some reasonable elements, which can free us from the dichotomy of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but it still has some shortcomings, which need to be improved with the help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The theory of context-identity can provid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f consciousness, that is, to talk about consciousness must be clear of its reference and context, so as to avoid confusion in the concept of consciousness.

“Can A Multiplicity Act Politically Without Being Unified?”: Conversation with Professor Michael Hardt

Guan Shantong & Wang Jinlin

On the evening of November 30th, 2020, Professor Wang Jinlin from Fudan University invited the famous left-wing theorist Michael Hardt to have an online dialogue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 “Empire” tetralogy: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Foucault and Marx, the hegemony of biopolitic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struggles of the multitude and so on. The interlocutors included Professor Wang Xingfu, Associate Professor Zhang Yin, doctoral student Guan Shantong and others. Hardt emphasized that identifying biopolitical production as the dominant form of production, and identifying the multitude as the subject of biopolitical production, not only can theoretically develop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ut also open up new possibilities for real struggles. The current struggles of the multitude are not only an anti-capitalist struggle, but also a feminist struggle and an anti-racist struggle. The key to its liberation lies in how to act politically without being unified.